

歷史與空間

《星座》與「雨巷詩人」戴望舒

馬承鈞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又是在香港堅持抗日的「雨巷詩人」戴望舒誕辰110周年。重溫戴先生在「孤島」以筆為槍的戰鬥歷程，大有「豪情萬里驅倭寇，功德千秋憶先賢」之感。

1905年11月，戴望舒生於浙江杭縣。父親是鐵路員工，母親出身書香之家，戴望舒很早就開始新詩創作，1927年問世的《雨巷》令他一夜成名，該詩描寫一名在狹小雨巷中徘徊的獨行者，和一位丁香般飽含愁緒的少女，反映出作者當時迷惘傷感又充滿期待的心境，朦朧中不乏幽婉之美。他因此成為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現代派詩壇領袖」，1929年出版詩集《我的記憶》廣受好評。27歲時他赴法國留學，其間出版《望舒草》。後因在西班牙旅行時參加反法西斯遊行，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回國後在上海創辦《現代詩風》期刊。

1937年「七七事變」的炮火，徹底改變了戴望舒的命運，轉身成一名為民族解放呼號的鬥士。

「八一三」日寇侵佔上海後，戴望舒與葉靈鳳、徐遲、袁水拍、葉淺予、張光宇等人一起流亡到相對安全的香港。港島實業家胡文虎正籌辦《星島日報》，戴望舒經友人引薦見到胡文虎，胡對戴望舒慕名已久，喜出望外，當即邀請戴望舒出任《星島日報》副刊主筆。戴為副刊起了個寓意深刻的名字：星座。他說：「『星座』將忠實替代天上的星星，與港岸的燈光盡一點點照明之責。」

憑借自己的「名人效應」，海內外進步作家郭沫若、艾青、茅盾、沈從文、郁達夫、蕭軍、蕭紅、婁適夷等都成了《星座》撰稿人，望舒利用這塊陣地，編發了大量宣傳抗日的文藝作品，使《星座》成為流亡海外的國人心中的「星島」，《星島日報》也因此成為香江主流媒體，發行量劇增，可見辦好副刊對提升整個報紙品位何等重要！

為維持英日關係，港英當局很怕島內媒體的抗日宣傳，《星座》就成了新聞審查的重點對象。

戴望舒只好盡量迴避敏感詞語，用借古諷今、指桑罵槐的「迂迴」手法，甚至以「開天窗」的形式表示沉默，或在文中加註「此處刪去百餘字」等字樣，作為對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無聲抗議！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佔香港及南洋諸島，《星島日報》自然成了日寇的眼中釘，遭到「嚴懲」，戴望舒因主持《星座》副刊「對抗皇軍」被捕入獄，《星座》被迫停刊。

在陰濕的地牢裡，昔日的「雨巷詩人」保持了一名中國文化人高尚的民族氣節，他富貴不淫、威武不屈，雖然遭遇「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卻仍堅貞不屈，傷病中揮筆寫下《獄中題壁》、《我用殘損的手掌》等戰鬥詩篇。《獄中題壁》寫道：「在日本佔領的牢裡/他懷着深深的仇恨/你們該永遠牢記/當你們回來，從泥土/掘起他傷損的肢體/用你們勝利的歡呼/把他的靈魂高高揚起/然後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曬着太陽，沐着望風/在黑暗潮濕的土牢裡/這會是他唯一的美夢……」視死如歸的浩然正氣屹立詩中，何等高貴的人品啊！

巨大的劫難未能削去戴望舒對未來的殷切期望。在《我用殘損的手掌》中，他抒發對苦難祖國的一片深情，表達對抗日根據地的由衷嚮往：他用「殘損的手掌」撫摸祖國「廣大的土地」，手指沾滿「血和灰」，發現遙遠的地方卻有「完整的一角」，那裡充滿「溫暖和明朗」、「是太陽，是春」，他要用「殘損的手掌」去開拓「永恆的中國」！全詩大氣磅礴，傾注了一名敵寇「階下囚」愛國思鄉和抗戰到底的堅貞信念。毋寧說，如果《雨巷》是戴望舒的成名作，《我用殘損的手掌》則是戴望舒詩作的「星座」矣！

隨着世界反法西斯戰場節節告捷，日寇大勢已去，經葉靈鳳等文化名人保釋，戴望舒一出獄就寫下《偶成》一詩，抒發迎接新生的快感：「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舊的凝冰嘩嘩地解凍/那時我會再看見燦爛的微笑/再見明朗的呼喚/這些好東西不會消失/它們只是像冰一樣凝結/有一天會像花一樣重開」。望舒筆下難得一見這般對「生命的春天」和「一切好東西」的讚美，兩個月後，八年抗戰勝利了！

不久戴望舒舉家回滬，一邊在暨南大學任教，一邊繼續寫作和翻譯。1948年5月因支持學生愛國運動被當局通緝，只好重返港島。獄中受過酷刑，加之遭遇婚變，身心的雙重摧殘使剛過不惑的戴望舒兩鬢染霜，哮喘加重。但他仍確信一切美好的事物「會像花兒一樣重開」。

1949年1月，戴望舒與好友友下之琳結伴赴京。6月他參加中華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隨後加盟胡喬木主持的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任國際新聞局法文科科長。按理說，戴先生終於迎來夢寐以求的「生命的春天」，可以大顯身手了，可惜此時他已病入膏肓，岌岌可

危了。1950年2月28日，他照例給自己注射麻藥，他想早點康復而加大了劑量，注射後竟昏迷過去——45歲的詩人就此停止了呼吸！真乃好人運蹇，情何以堪！

七十春秋彈指間，雨巷詩人浩氣存！今天我們重溫戴先生當年以文學為武器、以《星座》為戰壕的戰鬥歷程，學習他充滿睿智的革命精神和中國文人的高貴氣質，自有特別深遠的涵義。可以說：戴望舒代表了當今的人文精神和核心價值觀，他是一位矢志報國、與時俱進的人民作家，他的「星座」情結很值得當今知識分子尤其文學藝術家見賢思齊的！詩云——

本是江南一騷客，
高擎星座救國場。
虎穴亮劍英雄色，
文星隕落迎春光！

畫中有話

圖：張小板



豆棚閒話

青絲

木槿花語

在鄉下看到一個流動的養蜂人，把蜂箱運到一處低矮的樹叢旁邊，一字排開。我正納悶附近又沒有蜜源，為何要選址在這個地方。走近後就明白了，矮樹叢其實都是木槿，枝頭上已經綻出了花朵，看樣子不數日就會開花，養蜂人提前把蜂箱移到這裡，是讓蜜蜂就近採集木槿花粉，屆時便可收取品質不錯的蜂蜜。

木槿是南方最為常見的灌木花卉之一，除了山野的不毛荒地，鄉間的屋舍前後，城市人家的庭院裡或阳台上，都能覓其蹤影。其最大特點是長勢昂揚，若是不修剪，能長出好幾米高，即使從沒見過的人，一瞥之下，也會印象深刻。鄉下人家多借其勢，沿着屋子周圍栽種一排，作為阻隔雞犬的天然圍欄。故木槿又有一個「籬障花」的別名。春日裡，木槿新萌的嫩葉帶有清香，可摘以代茶，或者搗爛了以水浸泡，用來洗沐頭髮，生髮頗顯多元。

到了夏天，木槿或紫、或淡紅、或米黃的花朵盛開後，又為意韻審美營造了一個妖嬈迷人的視覺文本。《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被用於與美貌女子相較對照的「舜」，就是木槿。緣其花朵秀麗不造作，優美而不幽怨，於綠葉間蔚然盛開，奪目亮麗，自有一種風姿綽約、舉止嫵媚的林下風致。而且木槿的花蕾是輪番開放的，每天朝開暮謝，永葆青春。芳菲的花朵就是木槿每日更新的博客，書寫出它不同於凡俗的美。故由先秦時期開始，木槿所象徵的美艷容顏，就是女人們渴慕的永久對象，是畢生追逐的美學符號，平淡的歷史歲月，也由此得到了一種全新趣味的映照。

除了觀賞，木槿花還是一種風味頗佳的食材。《爾雅·釋草》曰：「槲，木槿。」漢代揚雄的《方言》釋曰：「燕之東北，朝鮮洺水之間謂之槲。」舊時居於白山黑水之間的遊牧民族，於夏日採摘新開的木槿花，和以肉餡一道包成餃子，除了有應時之義，同時也借清香滑嫩的木槿花餃子，清熱利濕、潤燥養生。清人定都北京以後，宮中每年到了五月，仍然會食槲木餃，以示不忘國外舊俗。

華南的一些地方，到了夏日時節，菜市裡的小攤就常有「麵花」售賣，是把新採下來的木槿花洗淨，蘸上調勻的稀麵糊，下油鍋炸至香酥。味道外酥裡嫩，清香柔甜，可作為小食吃着玩，也可以佐酒或下飯。也偶有鄉農把木槿花當作小菜賣，買了回去，加上嫩滑的水豆腐及少許剝好的肉末，一起煮湯，屬於是花蔬中的上品。

還有一些風味食肆是沿用傳統的烹飪方式，用木槿花煎蛋或煮粥，標榜有美容養顏、排毒清火、健脾益胃的功效。我想這也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大特色之處，只要做得好吃，能在味道上征服食客，就有了延伸敘事的底氣，怎麼說也都能取信於人了。



木槿是南方最為常見的灌木花卉之一。網上圖片

亦可閒

龔敏迪

徐霞客與陳繼儒

《徐霞客遊記》記載了1536年9月徐霞客最後一次去見陳繼儒的經過，同時回憶了之前兩次到余山的往事。事先，他致信陳繼儒說：「每晉渴非祁寒即暑。猶記東郊雪色，余塢松風，時時引人著勝地也。此曠古勝事，弘祖何人，乃每歲得之。」陳繼儒的回信中也說他：「奇暑奇寒，輒蒙垂顧。他不僅幾乎每歲來拜訪陳繼儒，甚至一年兩次。他與陳繼儒可謂關係密切，連徐霞客之名，也因余山的陳繼儒向人介紹他時稱之為「霞客」而來，其本名徐宏祖反倒不那麼知名了。

他這次來的目的，是要去「豺虎魔嘯蕙魅縱橫之區，往返難以時計，死生不能自保」的西南。又得知麗江土司木氏是「夜郎之魁楚」，他要人脈極廣的陳繼儒為他寫封去見木氏的介紹信。陳繼儒回信勸他：「何必崎嶇出入於顯山血海，而始快平山之奇遊乎？」下了愚公移山的決心去出生入死，確實令陳繼儒為他擔心。但徐霞客並沒有「以安身立命為第一義」的意思，於是陳繼儒與他「飲至深夜」，並留他住了一夜後，給了他「與麗江木公教稿」，以及給蘇足山弘辯、安仁二僧等人的書信，又以「紅香米寫經大士」相贈。

兩人的性格截然不同，共同的特徵是在明末宦官專權，黨爭慘烈的險惡政治環境中，要跳出圈子，開闢一個相對自由、自覺的自主文化領地。陳繼儒給徐霞客的回信中還大加讚賞他：「弟好聚，兄好離；弟好近，兄好遠；弟好夷，兄好險；弟棲棲離落，而兄徒步於豺嗥虎嘯、魅魍縱橫之鄉。」年齡大很多的陳繼儒稱徐霞客為兄，而且讚賞徐霞客的「不謁貴，不借郵符，不謁地主金錢，清也。置萬里道途於度外，置七尺形骸於死法外，任也。負笠懸瓢，惟恐恐漁樵而驚猿鳥，和也。」並謙虛地稱自己為「儒桃蠹壞蝨」，不敢「逐黃鶴而問其所之」。雖然有行文上客套的成分，卻也充分強調了他堅持的平等相待原則，徐霞客則稱他為老先生。

徐霞客的偉大在於他「漫以血肉，償彼險巇」，一往無前的行動精神。陳繼儒的不同凡響，在於身處嚴酷的現實中，調合狂放恣肆與隱居自適、冷眼觀人與熱腸報國兩種不同的人生態度，集文學家、書畫家、鑒賞家等多種文化成就於一身，從而廣泛地影響了當時社會的文化氛圍。其影響《明史》說：「三吳名士爭欲得為師友」。但到了清朝雍、乾之時，野史和小品都遭禁毀，那些被迫入考據一途的乾、嘉學者，對於明人學問也採取鄙視的態度。原因正如周作人在《燕知草跋》所說：「明朝的正士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卻是反抗的。」清人蔣士銓在《臨川夢傳奇》



徐霞客。網上圖片

詩意偶拾

江南古鎮（外一首）

文：俞慧軍

耿艷菊

在江南古鎮
每一條街巷都記得你的名字
那些泛黃的黛瓦粉牆
鐫刻了江南古剎的風花雪月
那一位詩人散落的詩句
穿越了時空的街坊
還搖曳着歲月的花香、雨水與惆悵

在江南古鎮
每一條河流都記得你的名字
一些船划過的波光
打撈起漁火未眠的記憶
比如蔥綠青翠的古銀杏
像我想像中的情侶，赤足立於湖岸
聆聽風雨後青草與飛鳥的心事

在江南古鎮
每一座石橋都記得你的名字
我在童年時開始聽祖母講述
河與橋的故事
橋這邊枕着鄉愁，橋那邊連着遠方

像一段重新回來的少年時光
帶我沉入柳暗花明的夢鄉

布谷鳥在春天的岸邊梳妝
春戀古鎮每一個嫵媚的眼神
粉黛的青石街
一地鋪開春暖花開的思緒
茉莉花浸泡的米酒
薰醉了古鎮傍水而居的鄉鄰

矯健的身影在古街
一石一磚的縫隙中呢喃
纏綿的歌聲
飛進花傘下的夕陽
柳枝串起的銀鈴
蕩漾起一泓泓翡翠似的玉溪
有人走過庭院深深的石階
從萬層月色的徘徊中
品茗一壺芬芳

來鴻

擇一人終老

愛情的美，兜來轉去，無非兩種。要麼轟轟烈烈，長河浩浩，不在乎天長地久，只要曾經擁有。要麼平淡似水，波瀾不驚，石子擲過去，亦只是露出三分微笑。愛中的人多半貪心，殊不知熊掌與魚不可兼得。紅塵萬丈，弱水三千，芸芸眾生，愛情是平民化的愛情，像兩尾魚，寂寂流年，相濡以沫。

張愛玲的愛情是個悲劇。她的愛情算是轟烈的。高傲如她，遇到他，低到塵埃裡開出花來，與他相約「現世安穩，歲月靜好」。花開絢爛烈，到底不久就萎謝了。月老用她的文章牽了線，終不肯成全。即使她才華傾城，想要的也不過是《詩經》裡「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傳統愛情。你看，輾轉異鄉飄零，她又嫁了大她36歲的賴雅。也許這當中愛情的成分會淡得多，多的是温情吧。塵世太薄太涼，需要兩個人依偎着取暖。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中唐明皇和楊貴妃的愛情纏綿悱惻，哀婉動人。「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樣的愛，實在濃烈之至。琉璃易脆，好物不堅嗎？他們濃烈的愛善始卻未能善終。帝王比凡人，有的更多的是無奈。他們又何嘗不羨慕凡人之愛，無人時，她稱他三郎，他稱她娘子，他們盟誓說，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可惜，馬嵬坡前，玉顏永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呢。

大街小巷上，趙詠華甜美的聲音到處流淌：「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聽聽音樂聊聊天，我希望你愈來愈溫柔，我希望你放在我心上。你說想送我個浪漫的夢想，謝謝你帶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輩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講你就不忘。我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變老，一路上收藏點點滴滴的歡笑，留到以後坐着搖椅慢慢聊。」突然想，倘若唐明皇聽到這首歌，會不會涕淚交加，改變心意，放下一切，和楊玉環做一對俗世裡的平民夫妻，平淡相愛，一起變老？

車水馬龍，喧囂人間，總會碰到那些溫暖的場景。白髮蒼蒼的老人，蹣跚着步履，相互扶持着，小心翼翼地穿過馬路。也有老人，提着一籃子紅紅綠綠的菜蔬，從菜市場出來，笑眯眯地商量着晚飯。風起時，蕭蕭落葉，也常看到一對老人拉着手走過，一雙背影裡綿延着悠長的溫暖，落葉滿地不覺蕭瑟。冬日暖陽下，亦常見到曬太陽的老人，輕輕地聊着天，滿臉知足安詳。

擇一城終老，遇一人白首。愛情的華美和轟烈，不要也罷。選擇一個人，不要把愛情養成一束濃烈綻放的花，而是把愛情種成一株常青樹，也平凡，也平淡，也久遠。和那個人，一起慢慢變老，看日升日落，月朗星稀。白首不離。